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 文化研究

A Study of the City Defenc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in the Pre-qin Period

张国硕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 文化研究

A Study of the City Defenc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in the Pre-qin Period

张国硕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E版编目(CIP)数据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张国硕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097-5781-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古城-防御-文化研究-河南省-先秦时代 IV. ①K87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0873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研究

著 者 / 张国硕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建廷

责任校对 / 白桂芹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81-9

定 价 / 75.00 元

印 张 / 18

字 数 / 30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界定	1
一 中原与先秦	1
二 城市与城址	4
三 城市防御文化	9
第二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14
一 研究历史	14
二 研究现状	16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16
一 研究目的	17
二 研究意义	17
三 研究方法	18
 第一章 中原先秦城市的建造与阶段性	21
第一节 中原城市的起源与形成	21
一 中原城市的萌芽	21
二 仰韶时代中晚期中原城市建造技术的滥觞	25
三 龙山时期中原城市建造技术的推广	28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中原城市的初步发展	39
一 夏代中原大型城市的出现	40
二 商代中原城市的发展	45
三 西周时期中原城市建造技术的延续	54
第三节 东周时期中原城市的繁荣	61
一 东周王城的营建	62

二 中原诸侯有城垣城市的广泛修筑	65
三 一般城市在中原的兴起	76
第二章 中原先秦城市的防御设施	87
第一节 城垣	87
一 城垣的建造	88
二 城垣的种类	92
第二节 城垣附属设施	99
一 城门	99
二 瓮城	102
三 角楼与城楼	103
四 马面	104
五 垛口	106
六 马道	106
七 大道	107
第三节 护城壕与壕沟	108
一 护城壕	108
二 壕沟	110
三 桥梁	111
第四节 自然屏障	111
一 河流与湖泽	112
二 高山峻岭与关隘	114
三 盆地与河谷地	115
四 沟壑与峭壁	115
第五节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设施的特点及其成因	115
一 新石器时代	116
二 夏商西周时期	117
三 东周时期	118
第三章 中原先秦城市的防御体系	122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城市防御体系的萌芽	122
一 城之选址与外围自然防御屏障的利用	123

二	护城壕的开挖与多重城垣的设立	124
三	多城的相互呼应	124
第二节	中原夏代都城防御体系的建立	126
一	军事防御体系的孕育	126
二	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129
三	军事防御体系的作用及其破解	137
第三节	中原商代都城防御体系的完善	140
一	都城优越地理位置的择定	140
二	都城地区的防御举措	144
三	城市外围和周边的军事防御	146
四	军事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的建立	148
第四节	周代中原诸都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149
一	镐京的防御体系	149
二	洛邑与王城的防御体系	149
三	郑国都城的防御体系	151
四	韩国都城的防御体系	154
五	魏国都城的防御体系	156
六	东周楚都北境的防御体系	157
七	其他都城的防御体系	161
第四章	中原先秦城市的防御模式	163
第一节	城郭之制	163
一	城郭之制的含义	164
二	城郭之制的孕育与形成	166
三	夏商时期城郭之制的推广	169
四	周代城郭之制的发展	177
五	城郭之制防御模式形成的原因	178
第二节	守在四边之制	180
一	先秦社会存在守在四边防御模式	180
二	守在四边防御模式在中原城市的推行	183
三	守在四边之制的防御举措	188
四	守在四边防御模式形成的原因	190

第五章 中原与周边地区先秦城市防御文化比较研究	194
第一节 周边地区先秦城市的发现	194
一 海岱地区	194
二 长江流域	202
三 北方地区	215
第二节 中原与周边地区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共性	222
一 发展阶段的共性	222
二 防御设施的共性	224
三 都城防御体系的共性	227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地区先秦城市防御文化的差异性	231
一 城市起源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232
二 城市类别上的差异	233
三 城垣建造技术的差异	235
四 城垣防御功能上的差异	240
第六章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资源的价值与开发利用	242
第一节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资源的价值	242
一 历史价值	242
二 科学价值	248
第二节 中原先秦城市防御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249
一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249
二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遗产保护	256
结 语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73
后 记	276

插图目录

图一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分布图	22
图二 西山城址平面图	27
图三 王城岗城址平面图	31
图四 平粮台城址平面图	31
图五 孟庄城址平面图	32
图六 古城寨城址平面图	33
图七 新砦城址平面图	34
图八 蒲城店城址平面图	35
图九 西金城城址平面图	36
图一〇 陶寺城址平面图	37
图一一 景阳岗城址平面图	38
图一二 中原地区夏商城址分布图	39
图一三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41
图一四 大师姑城址平面图	43
图一五 望京楼城址平面图	44
图一六 郑州商城遗址平面图	47
图一七 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48
图一八 洹北商城遗址平面图	50
图一九 府城城址平面图	52
图二〇 垣曲商城遗址平面图	53
图二一 东下冯城址平面图	54

图二二	中原地区周代主要城址分布图	57
图二三	汉魏洛阳故城早期城址沿革示意图	58
图二四	琉璃河遗址平面图	61
图二五	东周王城城址平面图	62
图二六	郑韩故城韩城平面图	67
图二七	宋国故城平面图	68
图二八	蔡国故城平面图	69
图二九	黄国故城平面图	70
图三〇	秦雍城城址平面图	72
图三一	新田故城平面图	73
图三二	安邑故城平面图	73
图三三	燕下都城址平面图	74
图三四	灵寿故城平面图	75
图三五	邯郸故城平面图	77
图三六	阳城遗址平面图	79
图三七	阳翟故城平面图	81
图三八	宜阳故城平面图	82
图三九	扶苏城址平面图	83
图四〇	赵康古城平面图	85
图四一	芒城城址平面图	167
图四二	藤花落城址平面图	168
图四三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址分布图	195
图四四	丹土城址平面图	197
图四五	城子崖城址平面图	198
图四六	陈庄城址平面图	200
图四七	曲阜鲁国故城平面图	200
图四八	齐国故城平面图	202
图四九	宝墩城址内城平面图	203

图五〇	双河城址平面图	204
图五一	石家河城址平面图	206
图五二	城头山城址平面图	207
图五三	三星堆城址平面图	209
图五四	盘龙城内外城垣平面图	209
图五五	吴城城址平面图	210
图五六	牛城城址平面图	211
图五七	楚郢都纪南城平面图	213
图五八	武进淹城城址平面图	214
图五九	岱海地区石城址分布图	216
图六〇	包头大青山前石城址分布图	217
图六一	老虎山城址平面图	218
图六二	李家崖城址平面图	220
图六三	三道营城址平面图	221

绪 论

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原一带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根植于中原沃土的中原古代文化内涵丰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文字等领域璀璨夺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修建了诸多城市，形成了一系列城市建设的理论、方法、技术以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最终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中原城市文化。先秦是中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防御文化是这个时期城市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第一节 有关概念的界定

在先秦考古与先秦史研究方面，城市研究课题既是学界的焦点和热点，也是争议较多的领域。其中有关城市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廓清、界定。此外，与本课题有关的概念须给予说明。

一 中原与先秦

1. 中原

“中原”是汉语构词较早的词汇，也是古今中国频繁使用的地理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中原”一词最初是平原、原野之意。“中”，即中间。“原”，为广阔平坦之地。《尔雅·释地》曰：“广平曰原。”《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原”即为“广平”之意。“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诗经》。其《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篇有“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是说用以打猎的原野地域广大。此外，《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小宛》篇“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之“中原”，其后的《礼记·礼器》篇所云“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之“中原”等，皆应为原野或平原之意。从现存文献可知，至少从春秋开始，人们有意把“中原”一词当作地域之名使用。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为报答楚国所言：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汉代以后，“中原”一词较频繁出现，且多作为地域使用，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徐乐陈述何为“土崩”“瓦解”时说：“七国谋为大逆……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三国至明清期间，“中原”一词主要作为地域之名使用。

作为地域之名的“中原”，意为“天下之中”之地。先秦时期即有洛阳一带为“天下之中”的说法。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使召公营建洛邑，周公认为洛邑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后世文献也有洛阳一带为“天下之中”的说法。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晋书·王弥传》王弥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文献通考·经籍考》曰：“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由于“天下之中”的洛阳位居黄河中游地区，又曾长期作为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把洛阳周边的黄河中游一带也纳入“天下之中”的范围，统称为“中原”。

从历史上看，地域上的“中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中原主要指今河南省行政区域。具体范围是：北到安阳一带，东抵豫东平原，南至信阳地区和南阳盆地，西达潼关以东。《宋史·李纲传》云：“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明实录·永乐十四年》云：“伏维北京，南俯中原。”这里所说的“中原”应主要指今河南省境域。狭义的中原又别称“豫”“豫州”“中州”等。《尚书·禹贡》云：“荆河惟豫州。”《吕氏春秋·有始览》称：“河汉之间为豫州。”这里的“荆”，指的是湖北省南漳县西的荆山。“河”，即黄河。“汉”，即汉水。《禹贡》时代之黄河，大体在今焦作市武陟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等县，入河北省境，在天津市入渤海^①。故《禹贡》所云豫州的范围，大体与狭义中原地区范围相当。又由于豫州位于天下“九州”之中，故有“中州”之称。

广义的中原地域范围较大，一般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涉及今天的河南全省以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等省的部分区域。《文

^① 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9。

选·出师表》诸葛亮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这里所说的“中原”，应该是指魏国的版图，范围当涵盖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区域。

先秦时期，广义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发展具有先进性。这里较早进入文明和国家阶段，先后形成了一系列王朝、古国，建造了大量的城池，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里多为平原地貌，交通相对便利，文化交流较为频繁，文化面貌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圈，在先秦城市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因此，本课题研究所确定的空间范围是以广义的中原地区为基础，以狭义的中原地区为重点，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西南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平原等地，旨在反映以平原地貌为主要背景下的早期城市之防御文化面貌，突出其城市防御文化的区域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在探讨周代城市防御文化时，由于周文化分布范围已超出上述固有的中原区域，但为了体现中原文化的整体性和区域特色，需把研究视野适当扩展至北京以南、河北中北部、山西中部地区。

2. 先秦

相对而言，“先秦”一词的含义则单纯一些，是指我国秦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年代从远古起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止。《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颜师古注：“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先秦史则是秦王朝建立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起中国人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经历夏、商、周三代，下迄秦统一中国。所包含的年代，从目前材料来看，上限可追溯到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时期，下限至公元前 221 年。

与云南、北京等地相比，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相对较少，且年代稍晚，先秦年代上限可能不超过 100 万年，距今 50 万~70 万年^①；又由于中国古代城市萌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因此，本课题所说的“先秦”之时间范围局限在距今 8000 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至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之前。

^① 2012 年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栾川人”，所处的年代与北京猿人相当。

二 城市与城址

1. 城、城市与早期城市

关于“城”的含义，历代文献多有解释，含义也有所变化，经历了由城垣到聚落的演变。

城之本义为“城墙”或“城垣”，是指聚落四周用作防御的高墙。《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城的用途主要是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墨子·七患》解释说：“城者，所以自守也。”《荀子·君道》云：“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管子·权修》云：“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左传·哀公七年》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穀梁传·隐公七年》说：“城为保民为之也。”

由于古代王朝国都、诸侯封地以及卿大夫采邑，大都以有城垣的城邑为其政治中心，而城垣又是政治中心的主要建筑 and 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因此城垣成为一个聚落最突出的标志，作为名词的“城”之含义逐渐扩大，由“城垣”向“有城垣的大型聚落”之含义转变。关于聚落，《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可见聚落为人们聚居之处。聚落包含城市和村落两大形态，其中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形态。如宋·苏洵《六国论》云：“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此处“城”之含义显然指的是带有城垣的大型聚落，而非仅仅指城墙或城垣本身。

关于“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阶段的城能否称为“城市”，学界有一定的争议。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有学者十分强调其商业功能，认为设置有“市”的城才可称为“城市”；早期阶段的城不具备商业功能，没有“市”，故不能称作“城市”，而只能叫作“城”，二者不能混同。以此标准推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始年代，或为西周、东周，或为汉代甚至宋代，商之前没有城市。与此不同，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考古工作者，强调城市的历史概念，注重其联系性、发展性和可操作性，看重的是一个遗址是否具备规模大、规格高、遗存丰富等大型聚落的特点，不把是否具有“市”的遗存作为判断城市的唯一标准，从而淡化“城”与“城市”的区别和差异，在实际工作中两个名词并用，含

义接近甚至等同，如张光直、马世之、许宏等先生都赞同把史前城址纳入“城市”之列^①。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主要依据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当今汉语使用过程中，“城”与“城市”并没有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往往可以混用，含义相同或接近。

现代“城市”之含义，一般是指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城市”“市”三个词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含义是接近的，如“北京城”“城中村”“城乡”之“城”，“大城市”“城市道路”之“城市”，“市中心”“市区”“市民”之“市”，三者意思是一样的，一般人都理解为“城市”。

先秦文献也常见“城”与“城市”混用、含义差别不大的现象。如《战国策·秦三》：“自是之后，赵楚慑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余城。”《韩非子·爱臣》：“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战国策·赵一》：“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记载韩国“有城市邑十七”。这些所谓的“城”或“城市”，是很难区分出哪一个有“市”哪一个无“市”的。

在地名、地理实体等名词方面，现代汉语习惯于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构成的词汇，一般不见或少见一个字构成的词汇。如“辉县市”不称作“辉市”，“达州市”不称作“达市”，“新密市”（原密县）不称作“密市”。同样，“古代城发展史”显然没有“古代城市发展史”读起来顺口。

作为当代学者，在使用一些学术词汇时，我们不能脱离现实和人们的习惯。一味“咬文嚼字”和死抠字眼，强调所谓的“市”与城市的必然联系，这是不可取的，也是没必要的，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们的应用习惯。

二是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把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人为地割裂开来，前者称“城”，后者称“城市”，这是不合理的。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9页；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6页。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存在，然后才发展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的确，在史前至夏商西周时期，城通常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或权力中心，其商业功能并不十分突出；东周时期，虽然城的商业功能逐渐加强，但还不能与秦汉以后尤其是北宋以后城市的商业气氛相媲美。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城市的形成也不例外。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秦汉以后的城市是由先秦之城发展、演变而来的，先秦之城是秦汉以后城市的先驱。打比方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城市的“童年”时期，城市建设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备，包括商业设施；而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时期城市逐渐进入“成年”“壮年”时期，城市的各项功能才逐渐完备。但一个最普通的道理是：我们把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算作“人”，并没有因为儿童发育不成熟、缺乏成人的一些生理特征而将其排除在“人”的行列之外。同样，我们不能因商业功能较弱或不具备商业中心的性质等理由就把尚处于童年时期的先秦“城”排除在“城市”的范畴之外。正如杜瑜先生所言：“城市是个历史范畴，因此它有个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把各个历史时期城市的内容都概括进去。”“在探索城市起源时，应当注意源和流的关系。在城市刚刚产生时，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简陋的城墙以外，还没有其他城市设施可作标志，但是以后发展的城市，正是在这最原始的城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①

三是倘若一味强调城市的商业贸易功能，以是否具备“市”为标准把中国古代城市区分为“城”和“城市”两个阶段或两大类型，那么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必然出现不易把握和难以操作的弊端；纯粹以商业证据说话，则可能做出先秦甚至唐宋以前没有“城市”的极端判断。

在考古实践过程中，在缺乏文献明确记载的情况下，哪些城址有商业功能，哪些城址没有商业功能，在考古遗存有限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的，一定要说出哪些城址是“城”、哪些城址是所谓的“城市”也是不现实的。此外，假若同时期的城址，一个具备商业功能，另一个不具备或不能确定是否具备商业功能，那么这个时期整体上是否算作进入了“城市”时代？一个城址具备的商业功能达到哪种程度才算“城市”、哪种程度还不

^①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